

讀必部幹

本資是義主國帝 段階高最底義主

著 寧 列



社放解

• 讀 必 部 幹 •

本 資 是 義 主 國 帝
段 階 高 最 底 義 主

著 者 列 寧

出 版 者 解 放 社

發 行 者

新華書店
廣州永漢北路二六五號

承 印 者

初記印刷合作社
廣州長壽東路長春里四號

• 一九五〇年五月第一版 •

1—5,000 (華南)

(本書根據北京新華書店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版重印)

讀必部幹

本資是義主國帝
段階高最底義主

著 寧 列



社 放 解

出版者的話

本書本版是根據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四九年所出最新中文本翻印的，而後者是按莫斯科馬恩列學院一九四六年刊印兩卷本列寧文選第一卷所載原文譯出的。

爲便利讀者瞭解起見，本書後面附有一些備考性質的簡要註釋。凡列寧自己所加의脚註，概未標明註者是誰。

解放社編輯部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目 錄

序言	七
法文版與德文版序言	九
一 生產集中與壟斷	三〇
二 銀行及其新作用	三〇
三 財政資本與財政寡頭	六
四 資本輸出	八
五 各資本家同盟彼此分割世界	九
六 列強分割世界	二四
七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底特殊階段	二四
八 資本主義底寄生性與腐化	二五
九 對帝國主義的批評	四一
一〇 帝國主義底歷史地位	六〇
簡要註釋	六九

序言

這本小冊子，是我於一九一六年春季在蘇黎支寫成。在那裏的工作條件下，我當然時常感到相當缺乏英法文參考書，尤其是十分缺乏俄文參考書的痛苦。但我對於霍柏森所著論帝國主義的一部主要英文著作，却是以我認為該書確實值得的那種注意來利用了的。

我寫這本小冊子的時候，是預計到不免要經過沙皇政府底檢查。因此，我不僅必須極嚴格地局限於純粹理論上的——尤其是經濟上的——分析，並且我在敘述我對於政治問題所必須作的幾點意見時，都不得不用極其謹慎的口吻，用暗示的方法，用伊索寓言式的文字，用沙皇制度迫使一切革命者在執筆寫『合法』作品時所不得不採用的這種可惡的伊索寓言式的文字來說明。

在目前自由時期，閱讀小冊子裏那些因顧慮到沙皇政府檢查而不得不說得含糊、緊縮、被壓得不能舒展的頁子，真是很覺難堪了。當時，關於帝國主義是社會主義革命前夜，社會沙文主義

(口頭上的社會主義，實際上的沙文主義) 完全叛變社會主義，完全投奔到資產階級方面去，工人運動底這種分裂是與帝國主義客觀條件有關等等問題，我都不必用一種『恭順』口氣去說，所以現在我祇好請注意這種問題的讀者去看我那部快要再版的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七年國外論文集。此處要特別指出第一一九至一二〇頁上的一段文字：在那裏爲了要用能受檢查的口吻向讀者說明資本家以及轉到他們方面去了的社會沙文主義者（考茨基與他們鬥爭是作得很不澈底的）在兼併問題上怎樣無恥地撒謊，怎樣無恥地掩飾本國資本家底兼併政策，我曾不得不舉……日本做例！細心的讀者，當然不難用俄國代替日本，用芬蘭、波蘭、庫爾蘭、烏克蘭、基發、布哈拉、愛斯克蘭及其他非大俄羅斯人居住區域來代替高麗。

我希望我這本小冊子能幫助讀者去理解除非加以研究便絲毫不能瞭解現代戰爭和現代政治的那個基本經濟問題，即帝國主義底經濟實質問題。

作者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序於彼得格勒

法文版與德文版序言

一

我在俄文版序言中已經說過，本書是在一九一六年間預計到要受沙皇政府檢查所寫成的。現在，我沒有可能來將全部原文改造一番；而且這樣來改造，也許是不適宜的，因為本書底基本任務，無論過去或現在，都是要根據不容置辯的資產階級統計方面的綜合材料和各國資產階級學者所承認的事實，來說明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在二十世紀初期，在第一次全世界帝國主義大戰前夜的國際相互關係的總結情景。

而且，把本書原文保存不加改造，這對於先進各國許多共產黨員甚至是頗有益處的，因為他們看了這本被沙皇政府檢查局認為合法的書籍，就會知道，例如在現今美國或法國，雖然不久以

前，幾乎全體共產黨員都被逮捕，但他們還是可以——並且必須——利用那一點點還留給共產黨員的公開活動機會，來揭破社會和平主義者所持觀點和『世界民主』幻想底絕頂虛偽性。至於我想在本序言中說到的，便是對於這本受過檢查的書所作的一些最必要的補充了。

二

在本書中已經證明，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戰爭，從交戰的雙方說來都是帝國主義的戰爭（即侵略的、劫掠的、強盜式的戰爭），是爲瓜分世界，分割與重分殖民地及財政資本『勢力範圍』等等而進行的戰爭。

須知，能證明戰爭底真實社會本質，或正確點說，真實階級本質的，自然不是戰爭底外交歷史，而是對於一切交戰國裏統治階級所處客觀地位的分析。爲要說明這種客觀地位，我們就不應引用單個例子與單個材料（在社會生活現象極端複雜的情形下，隨時都可以找得任何數量的例子或單個事實來證實任何一種意見的），而是一定要引用所有關於一切交戰國和全世界經濟生活基礎的材料的總和。

我在一八七六與一九一四年世界分割情形比較表（第六章）及一八九〇與一九一三年全世界鐵路分割情形比較表（第七章）中所引用的，正是這樣一種無可否認的綜合材料。鐵路情形是資本主義工業中最主要部門，即煤鐵工業底總結，是世界貿易發展與資產階級民主文明底總結和最顯著的指標。在本書最初幾章內已經指明了鐵路與大生產、壟斷組織、新迪加、卡德爾、托拉斯、銀行、財政寡頭制等有密切的聯繫。鐵路網的分配，這種分配的不平衡，鐵路發展上的不平衡性，便是全世界範圍內現代壟斷資本主義底總結。而這種總結也就指明，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存在的這種經濟基礎上，帝國主義的戰爭是絕對不可避免的。

建築鐵路，看來似乎是一種簡單的，自然而然的、民主的、文化的、文明的事業：因粉飾資本主義奴隸制而領取資產階級酬金的大學教授以及小資產階級的庸人，就是如此看待這件事情的。而在事實上，資本主義的密網，却千絲萬縷地把這種事業與一般生產資料私有制聯繫起來，把這種建築事業變成爲用來壓迫依賴國裏十萬萬民衆（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共佔世界人口半數以上）和壓迫『文明』國裏資本僱傭奴隸的工具。

以小有產者勞動爲基礎的私有制，自由競爭，民主，——所有這些原由資本家及其報紙用來欺騙工農羣衆的口號，都早已成爲過去的了。資本主義已變成極少數『先進』國用殖民政策壓

迫，用財政資本扼制地球上極大多數居民的全世界體系。瓜分這種『贓物』的，是兩三個雄震全球而全身武裝的惡獸（美英日），它們把全世界都捲入它們自己爲瓜分自己贓物而進行的戰爭。

三

君主制的德國所強迫簽訂的布列斯特和約（一），以及後來『民主』共和制的美法與『自由主義』的英國所強迫簽訂的那個更加殘忍卑鄙的凡爾賽和約，替人類盡了一種極有益處的義務：這兩個和約，把那些受帝國主義僱傭的刀筆苦力以及那些雖然自稱爲和平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而却讚美過『威爾遜主義』，硬說在帝國主義條件下可能達到和平與改良的反動市儈，都盡行揭穿了。

因英德兩方財政資本強盜爭奪贓物而發生的戰爭使幾千萬人死亡殘廢的事實，以及後來簽訂的這兩個『和平條約』，都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喚醒數千百萬被資產階級所壓迫、所蹂躪、所欺騙、所愚弄的民衆。於是，在大戰所造成的全世界破壞狀態基礎上，便發展着全世界的革命危機，這個危機不管它會經過怎樣長久嚴重的周折，但結果總是會使無產階級革命爆發並獲得勝利。

的。

第二國際巴塞爾宣言在一九一二年所估計的戰爭，正是一九一四年所爆發的戰爭，而絕對不是什麼一般戰爭（因為有各種各樣的戰爭，並且還有革命的戰爭），——這個宣言已經成爲揭露第二國際英雄們底全部可恥破產及其一切叛變行爲的紀念碑了。

因此，我現在把這篇宣言轉載於本版附錄中，並再三請讀者注意：在宣言內有許多地方明白確切而直接地說到當前這次大戰和無產階級革命之間的聯繫，而第二國際英雄們總是極力躲避這些地方，正好似盜賊躲避他偷過東西的那個地方一樣。

四

本書特別注意到批評『考茨基主義』這一國際上的思潮，它在世界各國的代表人物，是第二國際底『最著名理論家』與領袖（在奧國有鮑威爾及其同流，在英國有麥克唐納等等，在法國有湯姆等等，等等），以及許多社會黨人、改良主義者、和平主義者、資產階級民主派分子和傳教師。

這個思潮，一方面是第二國際解體腐化底結果，另一方面是全部生活環境都使其受資產階級偏見和民主偏見俘虜的那些小資產者所持思想底必然產物。

考茨基及其同流底這種觀點，正是表示他們完全離開了考茨基自己幾十年來擁護過，並且是他和社會黨內機會主義者（伯恩施坦、米勒蘭、漢德曼、葛培爾茲等等）作鬥爭時特別擁護過的那些革命馬克思主義原理。因此，現時『考茨基主義者』在全世界上到處都與極端機會主義者（經過第二或黃色國際）及資產階級政府（經過有社會黨人參加的資產階級聯合政府）結成了實踐上政治上的聯盟，也就不是偶然的。

現時在全世界上發展着的一般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特別是共產主義運動，都不免要分析和揭露『考茨基主義』底理論錯誤。其所以如此，尤其是因為和平主義與一般所謂『民主主義』，還非常厲害地流行於全世界，這些思潮雖毫不假冒馬克思主義的名目，可是它們完全和考茨基一流人一樣蒙蔽帝國主義矛盾底深刻性以及帝國主義所產生出來的那個革命危機底必然性。所以，無產階級底政黨必須和這些思潮作鬥爭，而把那些受資產階級愚弄的小業主和千百萬多少處於小資產階級生活條件下的勞動者，從資產階級那裏奪取過來。

五

關於本書第八章資本主義底寄生性與腐化，還要說幾句話。我在本書正文中已經指出：在這個問題上，過去是『馬克思主義者』，現在是考茨基底戰友和『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內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政策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希法亭，比英國公開和平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霍伯森還退後了一步。現在，整個工人運動在國際範圍內發生的分裂已經完全暴露出來了（第二國際與第三國際）。這兩個思潮彼此進行武裝鬥爭和國內戰爭的事實也同樣暴露出來了：在俄國有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幫助高爾察克與鄧尼金來反對布爾什維克；在德國有謝德曼派和諾斯克一流人協同資產階級來反對斯巴達克團（二）；在芬蘭、波蘭以及匈牙利等國也是如此。這一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現象底經濟基礎何在呢？

就在資本主義最高歷史階段，即帝國主義所特有的寄生性與腐化。在本書內證明了，資本主義現在已經分泌出了極少數（其人口少於全球人口總數十分之一，就是按照最『慷慨的』和誇大的計算，也少於五分之一）特別富強的國家，它們專靠『剪息票』來掠奪全世界。照戰前的價格